

■ 关注

2018 博洛尼亚童书展:让东方故事在世界开花

当地时间3月26日,第55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开幕,今年的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由中国担任主宾国。书展期间,数十位中国作家及插画家与中外同行、读者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在中国主宾国活动现场、插画家咖啡厅、博洛尼亚大学等地,举办了中外儿童文学作家交流座谈会、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无限——曹文轩作品国际研讨会、绘本创作谈等多场交流活动。此次书展的交流互动体现出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交流愈加深入。本报特邀参加此次书展的三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谈谈他们在书展期间的所感所得——

博洛尼亚:几个反复闪现的词

□薛涛

2018年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中国主宾国展区人流不息,交流、论坛、推介活动引人注目。3月27日上午,在我的作品国际版权推介会上,主办方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希望我讲讲文学观,我的眼前很快闪过几个词。这些词里面有我的喜好,也有我的立场。回来后我又增加几个词,都与博洛尼亚书展有关。

鞋匠 星空 幽默

我想起故乡的一个鞋匠。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老了,他和妈妈住在长白山深处的一个屯子里。他心灵手巧,什么都会做,甚至还是一个资深的鞋匠。他用牛皮缝制靴鞋,那是一种巨大无比的鞋。它能有多大呢?我试过,足足可以装下我三只脚。无奈我只有两只脚,没法再借来一只。我还发现,他缝制的大鞋没有尺码,都是一般大小,还做得巨大无比,几乎就是一艘小船。这么不靠谱的大鞋,居然颇受欢迎,一双一双都被人家拿走了。我嫌他的鞋大,他还强调夺理,“鞋大有好处,多大的脚都能装得下。你在里面塞进靴鞋草,脚大的少塞,脚小的多塞,怎么都能舒服穿着过冬、上山。”这就是一个做鞋人的智慧,他最终说服了我。多年以后,我在作家协会工作,也成了一个“作协”的人,痴迷儿童文学创作。这时我面临一个困惑:我的读者大大小小,我应该拿出什么样的作品给他们呢?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我的鞋匠岳父,既然他做巨大无比的鞋装下了大大小小的脚,我就写够大、够宽、够辽阔的作品,让作品大到容下所有的读者。我豁然开朗,丢掉了心中的包袱。因此,我写作的时候心中没有具体的读者,我只想如何写得够大、够宽,如天地般辽阔。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离不开大地,同时又对故乡的风物牵肠挂肚。我也时常站在河边举头望月。星空浩瀚,有赶路的孤雁、流动的银河,还有数不清的传说。所以,我的文学世界不喜欢狭隘、刻薄这些词。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挖井,探寻深处的东西。

我甚至对幽默感也保持了警惕。它是个高级的家伙,在不能驾驭之前我只让它做客串,不敢让它当主角。幽默不当,容易流于低级的搞笑。

我更喜欢一边幽默一边庄严。这肯定是更高级的东西。我须慢慢搞定它。

插画家 翻译家

在从前,写作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从前,一切都很简单。事情都是慢慢复杂起来的,写作也是如此。在从前,我满头大汗写一些短章,然后发表,然后便没有然后了。面世的作品像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声息。后来,插画家出现了。编辑告诉我,说他

们请的插画家想与我联系,讨论一下作品插画的事宜。我突然觉得,写作变得复杂起来。你想想,竟然有一个人要在你作品上面涂涂画画了。我看了她画的东西,真是锦上添花,甚至延宽了作品的边界。这个插画家叫李海燕,后来她多次为我的作品插画,在我的近作《形影不离》和《第三颗子弹》中也有她的精彩画作。现在她已经非常有名了,此次博洛尼亚书展的中国原创插画展展出了她的5幅作品。这次书展重点推荐的《薛叔叔哲学童话》英文版(十册),则由插画家桃子、夏盛和曹萌萌历时两年多完成,画稿几番作废、修改、定稿,“绘时光”的策划人和美编常常在失眠的夜晚讨论问题。有几次,策划人希望我见见插画家,他们绘制期间感慨良多,被我的故事“情感折磨”,希望与我交流一下。我想了想,既然伤人太多、伤人太深,还是罢了,我们就继续用各自的文字与画交流吧。现在我又开始“折磨”插画家都蓉。我写了一个冬天里发生的故事,有两行脚印印在雪地上。有一天都蓉突然从剑桥给我发来照片,照片上一片雪地,雪地上有一行脚印。都蓉告诉我,这是她亲自踩的脚印,她正在“深入生活”。我赶紧提醒她,我写的脚印是穿鞋踩上去的,不是光脚的。然后,她许久没有回答……这次相逢,她还在思考雪的寒与暖。有一天早餐,帕奇·亚当娜建议她去我生活的东北“踩雪”,她跃跃欲试。这是蓬勃生辉的事情,我手脚并举表示欢迎。这次书展,还有国内外很多新锐插画家亮相,为整个童书展涂上一层鲜亮的色彩。

后来,翻译家出现了。其实翻译家与插画家几乎是同时出现。写作这件事,变得更加复杂。我说过我只学了英语,已经忘得只剩下20多个字母。我最早的作品英文版来自日本。记得我小心地撕开信封,拿出那件不太厚的印刷品,颤抖着翻开。我居然看到“薛涛”二字,接着便是夹杂汉字的日文了。它们看上去既熟悉又陌生。不过,当我看到原文的“信”译成“手纸”时,我几乎从凳子上掉下来。我无知地自言自语:“翻译究竟对我的文字做了什么?”

3月27日中午,“中国百年儿童文学精品外译书系”首发活动之前,我与秘鲁的路易斯有过一个私密的交流。路易斯是我作品《九月的冰河》的西班牙语出版人,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我俩的交流居然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完成了,这个“翻译家”让我们大开眼界。

我俩的对话是这样的:
路易斯:我要让你在秘鲁出大名,让秘鲁的姑娘们爱上你和你的作品。
我:对第一个事情,我没有兴趣。
路易斯:为什么会这样?
我:我对第二个事情更感兴趣。
路易斯:哈哈,我懂了。作家们为什么都这样?

我:因为作家更在乎自己的文学命运。另外,看了我俩的合影,大家都说你比我帅。作为一个作者,我对翻译家抱有期待和感激。翻译家像一个功能特异的萨满或巫师,用一双妙手让我的文字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甚至转世投胎成为一个新的少年。优秀的翻译家让文学原作获得新生!

博洛尼亚 篮子 花香

在从前,卖靴鞋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后来才变得复杂了。

在从前,我岳父只管做靴鞋,卖靴鞋是岳父的事情。她只需一个人赶着驴车去集市就行了。她的生意不错,每次都是空车而归。后来,事情复杂了,一个人去不行了。岳父的驴车还要坐上缝制靴鞋的岳父。到了集市,岳父扯过岳父,先跟顾客们介绍岳父这个人。岳父内向,脸色红红的不好意思讲什么,只是小声说:“是我一针一线缝的……”接下来,岳父展示岳父缝制的靴鞋。于是,靴鞋便卖光了。岳父终于走到前台给自己的靴鞋做了代言。后来,他成为一个健谈的人。

在从前,书出版后作家没有别的事情做,专心准备下一部就行了。后来,事情慢慢变得复杂了。他们被请到前台,走进书店、走进校园,也走进书展。

我和作家前辈、朋友们也走到书展的前台,一派风尘仆仆、自信活跃的文学姿态。安武林、汤素兰、张怀存、谢倩霓、赵霞、魏晓曦等朋友除了完成各自的交流,也到朋友的活动现场加持、鼓掌。我的版权推介会也得到徐凤梅、张向韬、熊亮等国内嘉宾和几位作家朋友的关注,真是“他乡遇故知”。有人在身后轻轻碰我一下,回头看便见曹文轩温暖的笑容,她和梅子涵老师去意大利的校园里讲故事,真是了不起的事情。我正式参加了曹文轩国际研讨会、王一梅作品版权推介会,也尽量赶到其他作家的活动现场偷听、鼓掌、拍照,黑鹤的英语比在国内响亮,汤汤的浙江普通话也不再普通。一旦到了博洛尼亚,发出的声音便与平时不同了。张明舟副主席活跃在IBBY和国际安徒生奖揭晓现场,海飞、王泉根、白冰、秦文君、朱自强、刘海栖、方卫平、徐鲁等前辈在书展舞台上对话、演说。他们让各国人士听到更生动的中国声音。

我们的奔忙让东方故事在意大利开花,意大利的读者嗅得到花香,我们自己也能嗅得到花香。

第二天,我独自去博洛尼亚的乡下行走,一路上被数条狗无端辱骂。它们无非在用暴躁脾气表现敬业,同时还“骂”醒了我那麻木的听觉。三天后博洛尼亚书展结束,我们道谢佛罗伦萨回国。远离尘嚣,独自坐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仰望苍穹,这是但丁当年喜欢的姿势。文学终不是人之间的交流,坐下来、深呼吸,与天地对话,文学之心方能获得安顿。



曹文轩在中外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上



薛涛给意大利出版商Alessandra讲《形影不离》中的故事



王一梅童书推介会现场



方卫平、赵霞与欧雅碧在对话后合影

世界舞台需要个性表达

□王一梅

我喜欢书写梦想,喜欢书写生命的温度,喜欢书写孤独、淡淡的悲伤,喜欢书写奇幻的想象故事,表达简单生活的理念。这一切都凝聚在我的长篇故事里,我深深沉入其中。

把一个故事写出来,去异国他乡,讲给更多的人听,是我的梦想,大家聆听我的故事,犹如聆听了我个人重要部分……我希望这些来自中国的故事,可以让内心深爱家乡和充满梦想的人们产生共鸣。

站在博洛尼亚书展主宾国展馆,我讲述着梦想和生活。世界开始倾听中国已经很久,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写的故事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世界各国小读者的心里。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此次参加博洛尼亚童书展令我有点很深的感受。

思考人性的共通,相信个性表达的魅力

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彩正是无数作家个性表达的汇聚,有安徒生的悲悯,有米切尔·恩德的幻想,有E.B.怀特的爱,有曹文轩的纯美。当我阅读世界各国作家作品的时候,我欣喜地看见自己的书写带着浓浓的江南小街的生活痕迹,表达着我对生活的认识。我的书写没有离开我的生活,没有脱离现实的基础,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没有书写属于我的独特的那一部分,我的故事将毫无意义。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如何勾画中国某一时刻的童年,这是绕不开的课题。正如作家徐鲁在本次书展现场所说:“优秀、伟大的儿童文学,必须扎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努力提升自己,思考人性的共通,相信真善美的真谛,然后个性地表达。这将是未来写作的方向。

拥有自信之后,更需专注的心

此次书展上,作家安武林在我的童书推介会上谈到,中国许多作品都已经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具有传播的力量,但需要更好地呈现,包括翻译以及装帧设计等。这需要许多方面的努力,更需要一颗沉浸其中的专注的心。

在异常努力的前提下,作家不问书的命运如何,只思考如何写好;编辑不问书的命运如何,只思考画好;翻译家不问书的命运如何,只需要翻译好。纯粹地为做好一本书而努力,这样的时刻一定会到来的。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已经建立自己与世界儿童文学之间的联系,也拥有写作的自信,而惟有以专注之心写出和做出来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可以站立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作品。

作为中国作家,我所要做的,就是寻找童年的我,面对世界儿童文学,过滤一颗清澈、轻快和简单的心,努力写好作品。其他的,许多人都正在努力。

白乌鸦:从慕尼黑飞到博洛尼亚

□方卫平

今年2月间,我收到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中文语种负责人欧雅碧女士来信,告知年前寄往馆里的一箱童书业已收到,同时发来了今年该馆“白乌鸦节”的预告和邀请。信末,她说:“3月的博洛尼亚书展,不知是否有幸相见呢?”

正巧,应安微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克文社长的邀请,我和赵霞今年准备再赴博洛尼亚的童书盛会。说起来,这些年因为白乌鸦中国书目的工作,与欧雅碧女士通信多年,却从未会面。我们于是高兴地给她回信:“博洛尼亚见!”

很快又收到她的回信:“太好了,克里斯蒂娜·拉博馆长得知我们赴展的消息,有意在书展期间安排一场对话,希望我们能结合10年来‘白乌鸦’中国书目的工作情况,向听众介绍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也是借此向本届书展的主宾国中国致敬,不知二位是否有时间和兴趣?”

此后,就对话的话题,双方又有一番信件往来。我们一边讨论,一边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从我们开始参与“白乌鸦”中国书目的工作,每年选书、搜书、评书、寄书,转眼已有10年了。想起最早接到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的邀请,是在2008年秋天。那时赵霞正在该馆作为期三个月的研修。某日她从研究室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排《白乌鸦世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选目》。该书目每年用英文遴选、介绍全世界几十个语种的年度优秀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是获得国际认可、代表了当代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发展面貌和趋势的年度童书目录。可是2008年的

“白乌鸦书目”中,中国童书竟然只有中少社出版的吴承恩《西游记》插图版一本书被选为当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代表之作,而那一年列入书目的日本作品有17种,韩国作品有5种。借一起午餐的时间,她与语言部负责人约亨·韦伯谈起了白乌鸦书目的工作。作为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非常重要的一项常规工作,白乌鸦书目每年正式出版一册,它既是世界儿童文学出版和文学发展的一种反映,也逐渐成为各地出版机构考虑童书引进的重要参考。当年入选的童书会在博洛尼亚童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等场合展出。由于馆内当时尚无中文专家,中文书目的挑选主要依靠相关出版社或在馆人员的随机荐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童书出版已经开始步入“黄金时代”的2008年,中文书目却只有一本《西游记》入选的尴尬情况。讨论中,约亨提出了邀请我们遴选,并用英语点评中文的白乌鸦童书的想法,由此开始了我们长达10年的合作。2013年起,欧雅碧从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来到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开始接手中文书目工作。

10年来,我们为该书目推荐了40多种当代

中国儿童文学的新作。其中最近的2017书目,我们推选、点评的作品为于虹呈的《盘中餐》、杨思帆的《奇妙的书》、张之路的《吉祥时光》、黄蓓佳的《童年》、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涵盖了图画书、童话、儿童小说等重要儿童文学门类。

经过反复的邮件商谈后,博洛尼亚对话的题目定为“中国儿童文学:推荐与趋势”(Chinese Children's and Youth Literature: Recommendations & Trends),使用中英双语,由欧雅碧主持,我们担任主要发言。

我们在博洛尼亚当地时间3月25日晚上11点多入住离展馆不远的建国饭店。对话安排在3月27日上午。第二天,主要活动的余暇里,我们与欧雅碧碰面,商定对话最后的细节。欧雅碧的中文说得十分流利,更兼热情风趣优雅,我们相谈甚欢。谈及多年来白乌鸦中国书目的工作,她代表图书馆一再向我们表达谢意。

3月27日上午10点多,我们如约来到展馆的作家咖啡角。这里是对谈预定的地点。近年的每届博洛尼亚书展都设有四个知名的咖啡角,分别为作家咖啡角、插画家咖啡角、翻译家咖啡角和电子咖啡角。今年的作家咖啡角设在二楼一处开阔

的厅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前主席海飞、前常务副主席刘海栖一起来到会场,受到欧雅碧的热情迎接,她与同事已将各项准备事宜悉数安排妥当。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馆长克里斯蒂娜·拉博(Christiane Raabe),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语言部主任约亨·韦伯(Jochen Weber),现任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委员横田淳子,英国翻译家《青铜葵花》英译者,2017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获得者汪海岚(Helen Wang),英国利兹大学中国文学学者蔚芳淑(Frances Weightman)等也来到对话现场。来自世界各国的70余位儿童文学作家、学者、翻译家、图书馆员、出版人等到场参与了对话和互动交流。

要在有限的一小时时间里介绍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主要发展状况,既要有充分的可听性,又要有相当的讯息量,多少有些难度。赴博洛尼亚前,我们反复比较考虑,最后选择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话题:一是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兴起与发展;二是近年来历史与战争题材的新书写;三是当代童年状况的观察与表现;四是成人文学作家的儿童文学写作。透过这四个话题,大概可以窥见当

前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某种丰富、多维、生动的面貌。谈话中,我们以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事件为例,介绍了中国儿童文学近年来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界对于一些当下文学现象的谨慎观察与深入反思。

对话结束后,欧雅碧强调,世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希望借此活动的契机,呼吁全世界更多出版机构关注并积极推介中国儿童文学的优秀之作。事实上,在前一天的碰面中,她便谈到世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关注还远不够充分,比如曹文轩是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作品才开始在德国引进出版。欧雅碧可能是当今西方童书界最了解中国儿童文学近况的专业工作者之一,这些年来,她不但细读了每年我们搜集、寄赠的白乌鸦中国人选作品,也购买、收藏了一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的作品,对于中国当代活跃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师都如数家珍。在她看来,发生在中国这样一片广袤土地上的丰富的儿童文学现象,目前所受到的关注显然远远不够。

对话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国外同行对中国儿童文学所表现出的兴趣和热情,令我印象深刻。活动结束后,拉博馆长、约亨·韦伯、横田淳子、蔚芳淑纷纷向我们表示感谢和祝贺。汪海岚对我说:“虽然今天的交流内容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是对我们很重要。我很喜欢你的观点,我们太想了解真正的中国儿童文学是什么样子的。”